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杨天石

杨天石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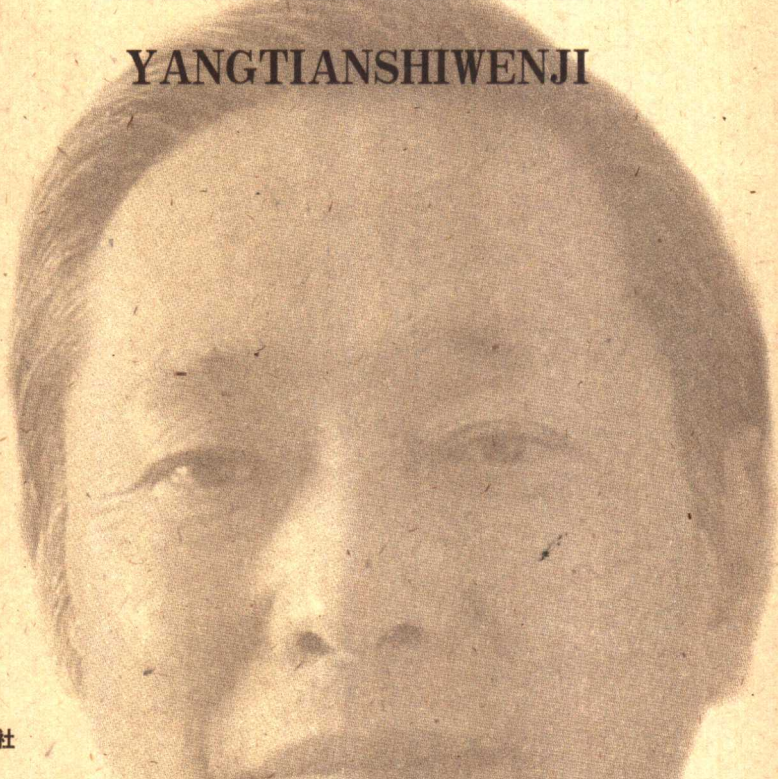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YANGTIANSHIWENJI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杨天石

杨天石文集



ZHONGGUOSHEHUI

KEXUEYUAN

XUESHUWEIYUANWENKU

YANGTIANSHIWENJI

上海辞书出版社

RBZ 2009/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天石文集/杨天石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5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ISBN 7-5326-1777-7

I. 杨... II. 杨... III. ①中国—近代史—文集②中国—现代史—文集 IV. 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8386 号

编辑策划 张晓敏 施宣圆
编辑统筹 唐克敏 董文柱
责任编辑 杨宝林
装帧设计 姜明 明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

杨天石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online.sh.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20.5 插页 8 字数 496 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6-1777-7/K·298

定价: 6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el:021—62662100

中国社会 科学院 学术委员文库

总序

去年初，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它表明了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提出了在新时期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方针和意见。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即积极筹划出版一套文库，用以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这套丛书终于出版了，我很乐意说几句话。

学术事业的发展有如长江大河，前浪后浪，滔滔不绝，又如薪火传承，代代相继，光焰愈盛。后人做学问，总要了解前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继承前人的成就和经验，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中了我院几十个学科的几十名资深专家，他们在相关学科都有几十年的研究经历，大都在各自领域内卓有建树。现在出版的文库，由每位专家自选学术生涯中的代表作，结集面世，既可以显示他们孜孜矻矻辛勤走过的学术道路，又可以从中看出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部分成就和发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近年来，人们普遍重视青年学术人才的培养和中年学术骨干的重用，这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今后也仍然应该继续这样做。但是，我以为，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忽视对年事较高的资深专家作用的发挥。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的成长期比较长，成熟期比较晚，许多人，往往多年积累，在中年阶段光辉迸发，至中年以后才进入大成时期。中国

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学术上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岁月的冶炼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资深专家的作用，一是请他们“传、帮、带”，将优秀的治学经验和治学作风传下来，以利于年轻学人的健康成长。同时，要充分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总结、整理大半生的学术成果，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可以期待，代表我们时代和国家水平的传世巨著也许就将在他们笔下，或键盘敲击中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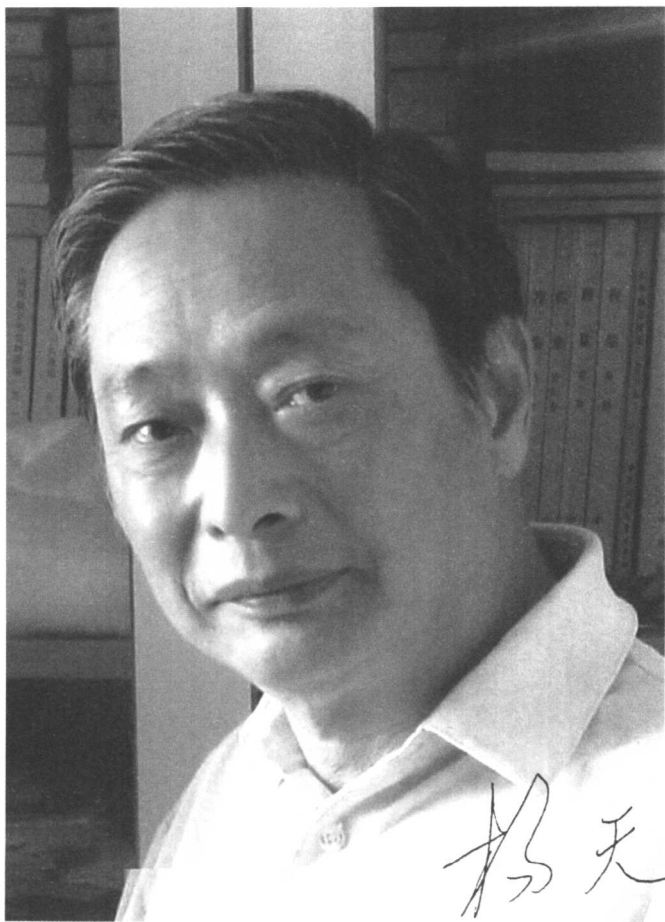
恩格斯在评论欧洲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曾经说过：“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文化巨人，他们以自己的才智为人类的精神文明宝库增添了独特的贡献，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近代以来，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又产生了许多学术大家和大师，他们在我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前，我们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和必将产生巨人的时代。一方面，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新课题需要研究，另一方面，时代也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条件。前无古人的事业必定会产生前无古人的学术。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千方百计调动广大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的积极性，我们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哲学社会科学人才辈出、成果辉煌的时代。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奎元

2005年3月



杨天石

小传

杨天石，1936年生于江苏兴化。1955年毕业于无锡市第一中学。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研究中国文学史与哲学史。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中华民国史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现任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01年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次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2003年被聘为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其他职务有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及中国现代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及《中国哲学》编委、《百年潮》杂志主编、《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等。

自序

年轻时喜欢文学，大学读的是中文系。没有想到，命运却让我研究起了历史，而且竟是一条不归路。这辈子，没有重温旧梦的可能了。

历史如流水，是已经消失的过去。从严格意义上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自然，人也不可能两次进入同一段历史。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借助文字、图像等手段，表述已逝的人物、事件、事物、群体、社会或自然的变迁，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帮助读者认识、了解历史。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也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追求的目标。在这块领域内，容不得任何歪曲和虚假，也不能允许一切有意的粉饰、增减与遮掩。

历史学家为了再现历史，最大限度地追求客观真实，其第一步是收集相关的实物、档案与文献。宋朝的哲学家朱熹提倡“格物致知”，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草、—木、—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书不读，则缺了—书道理；—事不穷，则缺了—事道理；—物不格，则缺了—物道理。须着逐一与他理会过。”朱熹所说的道理看来有点“迂”，但其精神完全适用于历史学，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史。—件史料看不到，就有可能造成历史家认识的缺失或谬误；而—件或—批新史料的发现，就可能接续历史残缺的链条，填补前所未知

的空白,或是揭开迷雾,使某一段晦暗不明的历史顿时开朗。

近代史料的特点一是多,多到要用浩如烟海四个字来形容。二是分散,这里收藏一部分,那里收藏一部分。近代史的研究者要将这些分散于各国、各地的资料都收集起来,才有可能做全面的研究。我自己就常有这样的体验:研究一个问题,除了看收藏于大陆的各种类型的相关资料外,还要看国民党人带到台湾去的,以及美国、日本等国收藏的档案。资料多,又分散,当然会给近代史的研究者带来很大困难,但是,不会有古代史研究者常有的“文献无征”的遗憾,许多历史疑案常常有可能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史料”的情况多种多样,有真有假,纷纭歧异,同一事件,可能众说不一,甚至互相对立。历史学家追寻本相,首先要对“史料”进行严格的、科学的检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从丰富、复杂的“史料”中淘筛出那些真正反映历史面貌和历史进程的“史实”来。这种对史料进行检验的方法之一就是考证和分析。只有经过科学的考证和分析,确保“史料”真实无误,才可能写出真史、信史。既往的史学研究证明,误用“史料”是危险的,不经考证、分析,轻率地取己所需也是危险的。

历史学家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有那个特定环境中的真、善、美理念;历史学家也都生活在特定的学术环境中,会接受前人和他人的学术遗产。因此,当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开始之前,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对研究对象的这样或那样的观念,这些观念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正确的观念会使研究者神清眼明,而错误的观念则可能造成误导,使之在“史料”选用、“史实”叙述等方面出现偏差。恩格斯说过:“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

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史学家作出历史判断的基础是“史实”，而不是某种先人之见。同理，检验史学判断的惟一标准也是“史实”。一切既往的、现行的史学判断都要接受“史实”的检验，符合者为真判断，应该坚持，反之，则为假判断，应该推翻。

历史学家不可能单纯地记录历史，在再现历史本来面目的同时，史学家会提出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做出种种分析或评价，同时也表达自己的爱憎，借以褒善贬恶，扬清激浊。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高度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从“史实”中自然引申出来，做到爱之不增其善，憎之不益其恶。离开了历史真实，一切解释、分析、评价、褒贬都是沙上楼阁，无论多么高大辉煌，终究易于倒塌。

以上所述，可能属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常识，但是，愈基本也就愈重要，它们是我从事历史研究的准绳。“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至于做得如何，就要请读者评判了。

我离开大学已经四十余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近代史研究也已近三十年。古有“学书不成则学剑”之例，对我说来，是从文不成则从史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历史学有其独特的魅力，除需要才能、智慧之外，还需要理论、思想、学问、见识、阅历和毅力，有时还需要勇气。中国近代史有广大的原野需要开垦，许多已经研究过的问题需要重新研究，有些公认的结论也还可以进一步推敲、斟酌。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耕耘的辛勤，就会有收获的愉悦。2004年10月，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贵州山行》：

不畏崎岖径路艰，
只缘贪看贵州山。
平生已惯颠簸苦，

大趣常存过险关。

从表层看，它写的是登山观景，但是，它也可以用来说明个人学术研究中的感受。

多年来，我研究过文学史，也研究过哲学史，但归宿则在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除专著与小册子外，写过大小学术文章二三百篇，出过几本集子。今从已经发表过的近代史文章中选出三十余篇，献给关心这一领域的读者。其中早者写于1961年，晚者写于2004年冬。某些“少作”，以前修订过，这次编辑，为了保存走过来的足迹，除订正个别史实外，一律不再改动。

杨天石

2005年1月

目 录

自序	1
关于宣南诗社	1
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	9
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	16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20
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	
——对一种传统观点的质疑	36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	51
汤化龙密电辨讹	89
在华经济利益与辛亥革命时期英国的对华政策	106
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	
——兼论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与辛亥革命失败的	
原因	125
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	145
论《天义报》刘师培等人的无政府主义	164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前途	
——兼论清末民初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批评	192

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	215
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233
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早年思想	259
宋明道学与蒋介石早年的个人修身	
——读蒋介石未刊日记	284
中山舰事件之谜	303
中山舰事件之后	325
邵力子出使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	347
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370
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	
——读黄郛档案	387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403
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	
——读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档案	425
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	
——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	465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478
“桐工作”辨析	505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特使威尔基的“绯闻”	549
豪门之间的争斗	
——宋子文档案管窥之一	563
傅斯年攻倒孔祥熙	
——读台湾所藏傅斯年档案	571
南京政府崩溃时期的陈光甫	

——读美国所藏陈光甫档案	584
幽居流离日,爱国情愈炽	
——读张学良未刊日记	617
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	
——读张学良档案	628
主要著作目录	643

关于宣南诗社

范文澜同志在《中国近代史》中说：“林则徐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又是明清时代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者。他在 1830 年（清道光十年）与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结宣南诗社。这一小诗社中人，黄爵滋发动禁烟运动，龚、魏发动维新思潮，林则徐成为他们的首领……。”^①自此，关于林则徐的研究著作常常提到宣南诗社。陈友琴在《略谈林则徐的诗及其文学活动的影响》一文中甚至说它是后来的“‘南社’的先驱”，“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中较为进步的知识分子的结合，目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起的进步作用也不小。”^②既然宣南诗社是关涉到近代历史重大事件的一个组织，那么，关于它的成立始末以及经过、活动情况，自然就有注意的必要了。但是，当笔者接触过一些材料以后，却发现：宣南诗社虽然有这么一个组织，却并非成立于道光十年；林则徐虽然参加过，但关于林、黄、龚、魏结宣南诗社的说法却完全不可靠。

一

宣南诗社，亦称宣南诗会、宣南吟社、城南吟社、消寒诗社。

诗社初建于清·嘉庆九年（1840 年），参加者有陶澍（子霖）、顾莛（南雅）、朱珔（兰坡）、夏修恕（森圃）、吴椿（退旃）、洪介亭等。这几个人都是嘉庆七年的同榜进士，当时都在翰林院担任着编修、检

讨、侍讲、庶吉士一类的官职。初名消寒诗社，在朱珔的双槐书屋举行过“消寒第一会”，内容是赏菊并赋诗，第二会在吴椿斋中，以“忆梅”为诗题。陶澍在《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一诗中说：“忆昔创此会，其年维甲子。赏菊更忆梅，名以消寒纪。”^③这确是实录。第二年秋，陶澍因丁忧归里，其他人亦风流云散，诗社活动停顿。

嘉庆十九年冬，翰林院编修董国华（琴南）复举诗社：“一为登高呼，应者从风靡。”参加者除陶澍、朱珔外，尚有胡承珙（墨庄）、钱仪吉（衍石）、谢阶树（向亭）、陈用光（硕士）、周嵩联（肖濂）、黄安涛（霁青）、吴嵩梁（兰雪）、李彦章（兰卿）、梁章钜（茝邻）、刘嗣绾（芙初）、周之琦（稚圭）等。这些人也大多是进士出身，在翰林院供职。人多了，活动也频繁了，胡承珙的《宣南吟社序》说：“间旬日一集，集必有诗，嗣是岁率举行，或春秋佳日，或长夏无事，亦相与命俦啸侣，陶咏终夕，不独消寒也；尊酒流连，谈剧间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祛疑蔽而泯异同，并不独诗也。”^④这一时期，诗社举行过哪些活动，写过哪些诗呢？举例如下：

第一集，集董国华花西寓圃，赋明宣宗醮坛铜盞歌。

第二集，集朱珔斋中，赋宝晋斋第二砚。

第四集，集胡承珙斋中，观沈晦本元祐党人碑。

第六集，集陶澍印心石屋，试安化茶，并赋诗。

写的诗题还有《拟李长吉北中寒》、《拟温飞卿塞寒行》、《九寒诗（云、月、雁、鸦、柳、竹、钟、灯、山）》、《菩提叶》、《珊瑚台秦刻石》、《甘泉宫瓦砚》、《岳麓碑》等。

又，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梁章钜、李彦章等曾发起为苏轼作生日。

嘉庆二十四年，陶澍以补川东道出京。林则徐入京，加入宣南诗社。这一年入社者，尚有程恩泽（春海）。六月二十日，黄安涛召

集京都二十四位诗人集会于净业湖李公桥酒楼为荷花作生日，张维屏应邀参加。事后，黄安涛辑诗社同人唱和诗为一编；宣南诗社图成，胡承珙作序。^⑤

嘉庆二十五年，潘世恩在京为长子潘曾沂报捐中书。道光元年，潘曾沂入京后，“同人招入宣南诗会，月辄数举，以九人为率”。^⑥这九人是：吴嵩梁、陈用光、朱珔、梁章钜、谢阶树、钱仪吉、董国华、程恩泽和潘曾沂。道光二年，梁章钜去湖北，程恩泽去贵州，朱珔归里，又吸收了张祥河（诗舲）、汤储璠（茗孙）、李彦章三人参加，仍为九人。此外，鲍桂星（双湖）也曾列名社籍。这一时期，诗社举行的活动除消寒饮酒外，尚有为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作生日等。关于这一时期诗社的情况，朱绶有《宣南诗社图记》，可参阅。^⑦

道光四年，潘曾沂自京师归里，诗社渐趋停顿。道光六年，梁章钜已有“诗会中人出京者多”之叹。至道光十年，诗社已经完全停止活动，其证有四：

一、潘曾莹诗：《得陈石士阁学（用光）书并诗却寄》：“往者西江盛诗派，主其会者陈元龙（公在京师诗会极盛）。先生别后颇寂寞，天风几度吹飞蓬。”^⑧

二、潘曾莹诗：《陆祁孙大令（继辂）属题宣南话旧图》：“往日骚坛盛，宣南雅集时。”^⑨

三、张祥河诗：《赠张南山司马即题其〈听松庐诗稿〉后》：“宣南诗社近寥落……健笔何人控霄嵒？”^⑩

四、吴嵩梁诗：《宣南诗社图为潘功甫作》：“论诗旧结城南社，踪迹频年感断蓬。”^⑪

以上四首诗都作于道光十年。既曰：“往者”、“往日”、“旧结”、“近寥落”，可见当时宣南诗社已停顿很久。林、黄、龚、魏在这一年也没有另结一个宣南诗社。

道光十一年，由徐宝善（廉峰）、张祥河等发起，诗社活动再起，